

大医抗癌路

赵伯宗 著



做纯粹的中医 治要命的癌症

——陈涌

中医古籍出版社

大医抗癌路

做纯粹的中医
治要命的癌症

赵伯宗 著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医抗癌路/赵伯宗著.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4.6
ISBN 987-7-5152-0552-6

I. ①大… II. ①赵…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0255号

大医抗癌路

赵伯宗 著

策 划 崔世伟
责任编辑 梅 剑
封面设计 宋庆莹
出版发行 中医古籍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100700)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mm 16开
印 张 6.75
字 数 100千字
印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2-0552-6
定 价 20.00元

前 言

很早就想写一部当代中医的传记,从蒲辅周到赵绍琴到段凤舞到程莘农,或时机不够成熟,或题材不能说服自己,或某些情感稍纵即逝,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

不久前接到朋友电话,他表姐确诊肝癌晚期,听另一位癌友介绍,北京安定门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陈涌的水平不错,让我帮忙挂一个号。当时也没在意,就把朋友表姐的信息告诉了陈涌。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朋友再次打来电话,说表姐病情明显好转,又介绍另一位癌友过来治疗。不用说,还是帮忙挂号。我放下电话,忽然有一种想要写点儿什么的冲动。

中医既是医学,又是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三国时期的董奉医术高超,凡是重病治愈者栽杏五株,小病治愈者栽杏一株即可。十年以后,得杏树十万余株,蔚然成林,从此,“杏林”便成了中医的代名词。这里面不仅包含了医术和医德,还有口碑,一株杏树就是一段口碑。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只有个体体验才是最准确的,口口相传,也就成了中医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

口碑背后,必定有着丰富多彩的故事,而我筹谋数载的传记,终于找到了主角。

我与安定门中医医院肿瘤科主任陈涌结识多年,往来不多,算是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吧。在为本书搜集素材的时候,经常感觉我对她的了解可能都不如她的患者。严格说来,这也算不

上陈涌的传记,只不过是记录她四十三年抗癌历程的点滴。通过这些文字,我想传递的是一个人对生命的信念。

在中医圈子里摸爬滚打多年,亲眼目睹一剂而起沉疴、数方而愈顽疾的绝技不在少数,匪夷所思也罢,叹为观止也罢,时间长了,反倒不以为意了。普遍印象里,中医仿佛只能鼓捣这些疑难杂症。其实不然,在许多疾病的治疗上,中医都为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只不过,治愈疑难杂症带给人的震撼,更为结实罢了。

癌症,可谓疑难杂症中的一座大山,不仅让万千癌友满心绝望,也让无数医生徒余兴叹。陈涌义无反顾地选择抗癌这条道路,并且最终登上无毒抗癌高峰,成为癌友心目中的抗癌明星,源于哪里?凭借什么?透过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的肯定,透过中医文献权威余瀛鳌的激赏,透过一大批康复癌友的信赖,一个个答案浮出水面。

对于常人,这可能是一段朴素的故事,对于正在和病魔作斗争的癌友来说,我希望这是一段重启生命的历程。于此,也将是这些文字的意义所在。

赵伯宗

2013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前言/001

第一章 续写父辈荣耀，弘扬岐黄大业

寻常巷陌寻常人/002

我有健康守护神/006

左右邻家多圣手/010

逍遥阅尽杏林春/014

第二章 继承红军精神，踏上抗癌长征

泸沽湖畔苦情歌/020

桥西妙手起沉疴/024

重回中医科学院/028

人世不禁白发多/032

第三章 师承肿瘤泰斗，成就抗癌传奇

几多情系广安门/038

此生何以谢师恩/042

“抗癌明星”轻名利/046

《东方卫视》颂医魂/050

第四章 引领医学潮流，开创无毒抗癌

弹指悬壶四十年/056

鸿书万里系医缘/060

知音不怕相逢晚/064

无毒抗癌谱新篇/068

第五章 快乐感染癌友，大爱成就健康

一笑花开人自怜/077

原来我命不由天/081

深情肺腑言无尽/085

薪火尚须后辈传/089

附录：大医之路

第一章 续写父辈荣耀，弘扬岐黄大业

想必是毗邻中国中医科学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缘故，海运仓胡同的空气中，一年四季都散发着淡淡的药香。这里曾经有清代北京城最大的粮仓，随着漕运的废止，往昔的热闹与森严不复存在，只剩下青砖砌就的高墙，依稀诉说着世事沧桑。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的海运仓，正可谓寻常巷陌，寻常人家。然而，寻常自有非常处，当你信步徜徉时，迎面而来的也许就是当代的国医圣手。毫不夸张地说，这条小巷见证和传承着中医的历史，近代医史巨擘十之四五曾在此悬壶授业，续义发微。卧虎藏龙，此之谓也。

上工擅延年益寿之道，海运仓自然不乏耆耋。针灸泰斗程莘农，心理鼻祖薛崇成，年过九十，还在探求岐黄之术的精义奥旨。而95岁高龄的陈阳和，有着别样的传奇人生。

十多年来，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医药卫生界



主要领导都会亲自登门看望这位老红军和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开创者。从陈老如炬的目光里，拨开厚重的历史尘霾，我们仿佛看到了历经反围剿、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铁血荣耀。

经由女儿陈涌，这份荣耀在杏林开花结果，绽放出一个无比绚烂的春天。

寻常巷陌寻常人

寻常巷陌，寻常人家，夕阳照在青砖砌成的高墙上，忽然多了几分沧桑。

海运仓胡同位于东直门内南小街东侧，是一条东西走向、长493米、宽10米的小巷。胡同旧属居贤坊，明宣德年间在此建官仓，用来接储海运而来的漕粮，故名海运仓。到清代成为京城最大的粮仓，是当时维系京城政治、经济生活不可或缺之所在。《顺天府志》记载：“旧太仓计八十三廩，富新仓计六十四廩，兴平仓计八十一廩，南新仓计七十六廩，海运仓计百廩，北新仓计八十五廩。”《天咫偶闻》记载：“京仓之在城内者，北曰北新，曰海运……凡京官俸米，皆于此取给。”车马喧嚣，达官往来，肃穆繁华，可想而知。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北徙，漕运渐废，海运渐兴。随着轮船、火车的兴起，以及银两代替漕米，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漕运正式成为历史。进入民国，海运仓已然无米可储。日子在嘈杂和混乱中过去，有一天，皇城根儿下的老少爷们儿发现，昔日连成一片的巨大粮仓，早已不知散落何处，映入眼帘的，是残破不堪的平房民居。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编者注：1951年成立，教室位于北门仓1号）的开展、北京中医学院（编者注：1956年成立，1958年搬迁至海运仓3号，1993年更名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创建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编者注：1955年成

立，1962年迁入东内南小街16号，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迁入，中医药文化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曾经的“米粮仓”被改造成“医药仓”，曾经的“乌衣巷”也变为了“白衣巷”，上至高官巨贾，下到平民百姓，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

仲春的海运仓，燕语呢喃，东风软透，空气中弥漫着中药的香馥，偶尔从迎面踱来一位老者，鹤发银须，仙风道骨。就当你还在猜测这是不是当代的国医圣手时，人已走远，留下一抹挺直的背影和一缕莫名的惆怅。

陈涌的少女时光，依稀刻在海运仓的每一寸土地上，陪伴她度过躁动青春期的，无非望闻问切针砭药石。对于常人来说，可谓单调乏味，不可思议。陈涌说：“也许是父亲身上的坚韧、执著精神，给了我力量。”

作为中医肿瘤学第三代传人，有关陈涌家世的猜测很多，传言中不乏清代大家陈修园、晚清御医陈莲舫等来头极大者。与陈涌相识多年，印象中，这大概是她第一次提及父亲，由此我也得以近距离了解这位抗癌明星的成长背景和家学渊源。

十多年来，每逢传统佳节，医药卫生界主要领导都会亲自登门看望一位老红军，他就是陈涌的父亲陈阳和。今年春节前夕，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编者注：现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党委书记王志勇等领导陪同下，按例来到海运仓，慰问95岁高龄的陈老，茶香氤氲中，大家再次回到了往昔的峥嵘岁月。

陈阳和是客家人，旧历1918年尾、新历1919年首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旧县乡。上杭是革命老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旧县乡更是涌现出邓六金等一批著名的老红军。

1931年，十岁出头的陈阳和刚加入中央红军，便迎来了第三次反“围剿”。突击中，陈阳和所在连队的司号员中弹牺牲。但是，战斗还在继续，此时怎么能够没有“指挥员”呢？在十万紧急的情况下，陈阳和向连长请示，自己曾经吹过笛子，入伍以来



背了几十个号谱，保证完成任务。连长看了一眼远处的炮火，咬紧牙关，拍着陈阳和的肩膀说：“只许对，不许错！”陈阳和坚定地地点了点头，从战友尚带余温的手中接过军号。天黑前，部队成功突围，吹响冲锋号的那一刻，泪水烫湿了他的双眼。从此，陈阳和做了司号员，成为一生的光荣记忆。

陈涌说：“父亲告诉我，司号员的口中掌握着战友的生命，一个音符吹错，小到连队，大到整个部队，都有危险；医生的手上掌握着患者的生命，一味药用错，就会耽误病情，甚至误人性命，不能不谨慎啊！”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抢渡湘江，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多，辗转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

长征途中，红军既要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更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伤病。特殊环境下，陈阳和成长为一名医务兵。凭着私塾功底和采药经验，陈阳和边看边学，逐渐掌握了基本的护理和治疗技术。1938年，陈阳和被派至冀中前线，加入跟随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的医疗队。1939年10月28日，这是陈阳和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在距离火线只有2.5公里的孙家庄小庙里，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时，不慎割破左手中指。为了争取手术时间，白求恩没有包扎处理伤口，最终不幸感染引发败血症，在唐县黄石口村逝世。“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这是白求恩说的最后一句话。从他身上，陈阳和看到了医生最为可贵的品德——陈老不止一次告诫陈涌，做医生，要以苍生为念！

坚强，是对战友最好的祭奠。不久，陈阳和进入白求恩卫生学校进修，毕业后开始领导敌后的卫生医疗工作。抗美援朝战场上，陈阳和担任师部铁道兵卫生院院长，救治和运送前线伤员，大量志愿军战士因此免于残疾和保全生命。

朝鲜战争结束后，陈阳和脱去戎装，前往卫生部报到。1958年，陈阳和奉调进入北京中医学院，后来参与创建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编者注：今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并担任党委书记，与中医结下不解之缘。

陈阳和一生历经坎坷，多姿多彩——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聆听过朱总司令的战前动员，曾经与白求恩并肩战斗，也曾与尚天裕共同工作。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无论抗美援朝，还是建设新中国；无论在后方，还是在前线；无论在长征路上，还是在手术台前，每一次面对新的挑战，飞夺泸定桥的冲锋号都会响彻心底，激励他奋勇向前。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正是凭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陈阳和一步步成长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开创者和见证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杨衍银来到中国中医科学院看望陈阳和，转达工委书记、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同志（编者注：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问候。

2009年1月24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人士4000多人欢聚一堂，喜迎新春佳节，陈阳和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亲切接见。

事实上，国家从来没有忘记陈阳和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贡献。1988年，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为军队离休干部授勋，如果离休前没有转业，陈阳和可以获得二级红星勋章。对于红军战士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陈老却淡然一笑，他觉得能够投身到卫生事业中，亲自参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为人民群众的健康努力工作，这种荣誉更高，更难得。

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全身心投入事业的精神，在陈涌身上体现得同样明显。四十七年前，当别人为革命或保守争斗时，她躲在角落里研读中医经典；四十三年前，当别人为留在北京绞尽脑汁时，她选择了远隔千里的云南；三十多年前，当返乡大潮席卷全国，她却还在深山里对抗肝癌；二十多年前，当北京、上



海、广州、成都成为中医药的中心，她又去了石家庄；十年前，她放弃参加科研评选正高职称的机会，全力战斗在临床第一线；五年前，她不愿留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肿瘤专家组“吃老本”，又将目光投向了无毒抗癌……

受父亲影响，陈涌非常执著，在旁人看来甚至是偏执。而与癌症抗争，每前进一步都极为困难，有时候难免浮躁。如果心情不好，她就在海运仓胡同里走上一会儿，春来杨柳，夏夜蝉鸣，秋日黄叶，冬时积雪，走着走着，人也就平静下来。

我有健康守护神

寿登耄耋，年届期颐，已经到了风轻云淡尽享天伦的年纪，然而谈起过往，陈阳和的脸上总会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激动。在他心底，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就是与中医结缘，并将这段缘分传承下去。陈阳和的目光落在陈涌身上时，有欣慰，有羡慕，还有感激。

1958年，根据党和政府相关指示，中国中医研究院组织解放后第一批大规模拜师活动，拉开了新中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大幕。当时北京中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往来较为频繁，陈阳和不仅亲眼目睹冉雪峰等31位享誉全国的名老中医收徒，还曾亲自参与过一部分工作，感触自然很深。当时他就想，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要拜名医，学仁术。

半个世纪过去了，北京安定门中医院肿瘤科主任陈涌已经成为当今中医肿瘤界的风云人物，她的精湛医术，她的至诚医德，经千千万万从死神手里挣脱的癌友口口相传，名越九川，声蜚四海。有时候，她就开玩笑问父亲：“我这个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啊？”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很好！很好！”

曾几何时，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今回首，八十九十寻常见。虽然已近百岁，陈阳和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走起路来，健步如飞，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谈到自己的健康秘诀，陈阳和认



为应该归功于女儿陈涌。陈涌透露，有一次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父亲称她为“健康守护神”。然而，这句话却让陈涌心如刀割。

陈涌清楚记得，她毕业离开北京时，父亲已经年过半百。从云南回来时，父亲已到耳顺之年。最后调回北京时，父亲已是八十高龄。每一次送行，父亲总是鼓励她安心工作，不要辜负党和政府的培养。然而挥手作别时，空气中一丝淡淡的落寞随着渐行渐远的背影，无限拉长，那一刻，心是痛的。

现在能够陪在父亲身边，不可谓不幸运，陈涌觉得必须要做些什么。她说：“我总感觉这么多年，待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太少，亏欠父亲的太多，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弥补回来。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让父亲生活得更健康，更快乐。”不知从何时起，陈涌的床头多出了养生方面的书籍，每天她都会抽出一部分时间仔细阅读，不管多忙多累，都不曾落下。

陈涌最早治疗乙肝，然后转到肝癌，后来转到消化系统癌症，再后来就是和各种癌症打交道。因此可以说，养生这一块儿，完全是因为父亲才有所涉猎。

一般来说，中医是全科，也就是说中医得什么病都会看，这与中医的辨证方法有关。但是，人的天赋和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样样俱精。陈涌说，恩师余桂清常常告诫她，一辈子能把一个病看好、看透，就算了不起的造化了。回顾养生之路，她并非一帆风顺。

《内经》讲“上工治未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千金要方》讲“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通俗来讲，治未病就是预防疾病，也就是养生。中医认为，善于养生者为上医，反言之，只有上医才会养生，可见养生之难。陈涌半路出家，何以驾驭养生之道？

先从最基础的学起，一本《黄帝内经》，陈涌反复研读不下百遍。有时为了弄清楚一句话的确切含义，要翻阅大量典籍和医案。数年摸索，总算窥得养生奥秘。

作为肿瘤专家，陈涌在研究养生时，经常和抗癌联系起来。她说：“养生不外乎先天禀赋与后天调养。先天禀赋因人而异，禀赋好，需要调养维护，禀赋差，需要调养补救。因此，欲得长寿，必须调养。《内经》介绍了许多调养方法，最重要的我认为有两点，即和于阴阳，调于四时。与无毒抗癌的道理一样，实际上就是讲平衡，动静须相宜，饮食须有节。”

有人说，医术高低，看医生自己就知道了。虽不尽然，但至少有点可循，现实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不少“返老还童”的优秀中医。所以经常有朋友说，陈涌如果开养生馆，都不用打广告，陈老爷子往那儿一坐就行了。但是，一位肿瘤专家，仅仅凭借研读典籍就能变成养生专家吗？显然不是，陈涌在养生领域有所建树，必定离不开“小灶”。

一代硕师岳美中先生于老年病颇有研究，晚年创立补益六法，包括平补、调补、清补、温补、峻补、食补等，发前人之所未发，防病治病，功效卓著，个中精妙，至今鲜有医家可及。岳美中所藏宋代《养老奉亲书》，批注甚多，不乏独创的养生理念和观点。陈涌上大学前，曾借过此书，出于好奇，逐一誊抄。放在当年，这些批注不过是写在空白处的“闲言碎语”，今天看来，却是可遇不可求的财富。有了前辈的独门秘笈，走起路来，自然是又稳又快。陈涌每每感慨，一条批注如一盏明灯，为自己照亮了岐黄大道。

岳美中主张脾胃是老年养生的关键，据此提出“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等理论。陈涌除了继承他的养生经验，还从脾胃论出发，将后天补益的重点放在保护脾胃之气。陈涌说：“关于养生，李东垣在《脾胃论·摄养》中有过非常精当的叙述，简而言之，就是以食调，以衣调，以居调，以行调，我称之为‘四调’；同时还要因寒避，因热避，因湿避，因燥避，我称之为‘四避’。”

四调四避，看似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细节，实则养生之道的大要所在，也是健康长寿的根本途径。有段时间，陈涌和饮食偏清

淡，舌苔偶见剥脱，营养稍显不足，陈涌对他的早餐和晚餐做了调整，一周后恢复正常。

在陈涌的悉心调理下，陈老的身体好得没话说。然而随着父亲年龄的不断增大，陈涌担心癌症会找上门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癌症是一种慢性病和常见病。临床上，为了消除癌友的恐惧心理，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癌症和接受治疗，陈涌不厌其烦地普及这一常识——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癌症基因，正常情况下，参与细胞增殖、分化与更新等生理活动。与此同时，每个人的身体里也有抑癌基因，用来抑制细胞增殖。一旦抑癌基因缺失，癌症基因就会失去控制，细胞疯狂增殖，形成癌变。归根结底，癌症并非病毒或其他东西，而是正常细胞变异为癌细胞，进而破坏正常的细胞组织。癌细胞的特点是无限生长、转化和转移，因此，消灭癌细胞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着机体衰老，抑癌基因缺失的风险暴涨，患癌的几率随之倍增。陈涌说：“假如活到100岁，80%的人都会患癌。”

当癌症真的找上门来时，那个挽救过无数生命的抗癌明星，也不由得紧张，甚至为此险些和父亲产生隔阂。

2004年，陈阳和说要回福建老家住一段时间，谁曾想每天与老战友喝喝茶叙叙旧，不知不觉一年就过去了。回到北京没多久，出现排尿困难，经北京医院检查确诊为前列腺癌，专家会诊后给出的建议是做去势手术。半生戎马的陈阳和岂能接受？还没等医生说完，便拂袖而去。回到家中，父女俩开始商量治疗方案。陈涌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对父亲说：“反正您还没有老糊涂，您来决定。”最终，陈阳和选择了中药治疗。然而，放着已经撑起中医肿瘤学第三代大旗的女儿不用，陈阳和却另求于人。找了沈绍功，又找施汉章，手里撰着好几个方子，就是不去开药。后来，施汉章实在看不过去了，就对他说：“让小陈看就行了嘛，自己的闺女还信不过啊?!”或许是老同事之间坦诚相见的缘故，陈阳和因此改变了想法。

陈涌却依旧耿耿于怀，再三追问，陈阳和才道出实情。原

来，他是担心自己年龄比较大，康复机会小，万一治不好，给陈涌今后的抗癌生涯带来负面的影响。直到今天，陈涌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告诉父亲，如果连他的癌症都治不好，我还怎么给别人治？”

一晃将近十年过去了，陈阳和身体越来越棒，精神越来越好，一点也不像得过癌症的人。难怪王国强副主任会握着他的手说：“有陈涌在，您什么都不用担心。一百岁的时候，我们还来看望您！”

战胜前列腺癌后，对于父亲的健康，陈涌也是越来越有信心。她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父亲这里，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患者对于健康的渴望。作为医生，不光要做亲人的健康守护神，更要做患者的健康守护使者。”

左右邻家多圣手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家学渊源和师承流派，无论曲艺工匠，还是诗文书画，甚至为官为商，家世背景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往往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就和地位的根本性指标。由此，也诞生了一个闪烁着光环和荣耀的词语——世家。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自然不能免俗。“中医世家”，“世代业医”，翻开名医传记，多有类似描述，就连名噪一时的大骗子张悟本，也不忘打出“四代中医世家”的噱头，可见世家之于中医的重要性。

论起“中医世家”，陈涌算不上，但其机缘也非常人可比。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再大的世家能大过中医研究院和中医学院吗？”

的确，当时的政策是六字方针，“先中央后地方”，周恩来亲自指示从各地抽调最优秀的中医到北京。1962年起，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不仅互相毗连，而且两度合署办公，海运仓可谓云集了全中国半壁名医——人称“叶金针”，担任刘少奇、朱德、贺龙等中央首长保健医生，多次奉命出国为外国元首治